

南霞村精灵故事



美人树



小物品



一 土豆遇见美人树

一看村口那十三棵大树就知道，南霞村是个古老的村子。

苦楮树、枫香树、槐树、冬青树、酸枣树、板栗树……年龄最长的六百多岁，最小的也是百岁高龄。它们站在路两旁的山坡上，山坡矮墩墩的，裸露着黄泥巴。两边庞大的树冠，枝叶相扶，在半空搭起绿色的穹顶，进村的石子路面树影斑驳。

女孩土豆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。

哪棵树上有鸟窝，是什么鸟住的；哪棵树上有树洞，洞有多深；哪棵树干的疤痕像眼睛；哪棵树底下的蚂蚁窝最大，知了最多……土豆一清二楚。

她喜欢这些树。

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，躺在树荫里打盹，坐在树杈上哼歌，有时也躲进树洞里自言自语。她和它们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。



夏天的时候，十三棵树上的知了叫成一片。

哪只叫得最欢，土豆就捉哪只，用食指和大拇指敏捷地按住它们的翅膀和背脊，一捉一个准，叫声在她指尖戛然而止。她不像别的孩子，抓了知了会揪掉它们半个翅膀，看它们因疼痛在地上陀螺一样打转。

她捉了就放。

她知道，知了的一生十分奇特，一辈子几乎都在地底的黑暗中度过，到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才破土而出，爬到树上见到光明后，竟然只能活短短十几天。多么可怜的小东西哟，土豆常想，幸好我不是一只知了。

土豆见过蝉蛹从泥土里钻出爬上树，但没亲眼见过它们从蛹壳里钻出来的模样，因为它们喜欢在夜里做这件事。

土豆决定一探究竟。

这天夜里，土豆早早躺下，等家人都睡着了，她溜下床，蹑手蹑脚出了门。天上月亮明晃晃，她一气儿跑到村口。停住脚时，她怔了怔——月光里的树和太阳下的树，看起来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个不一样法呢，她说不清楚，反正更好看些，就像一团一团深绿的雾涌到这里来，有一种做梦的感觉。

她揉揉眼睛，弓腰爬上坡，蹲在一株老槐树下。

等不了一会儿，一只大甲虫模样的东西一点一点从土里冒出来，后腿蹬一蹬，抖掉上面的土，晃晃脑袋，毫不迟疑地顺着裸在泥土外面的树根爬上了树干。它前腿钩在树皮上，动作坚决又从容。土豆瞪大眼睛，跟着它一点一点地站起身，在高出她头顶一点点的地方，它停住了，半晌不见一



点动静。

土豆怕吓了它，看不到后面的好戏，也一动不动立着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它的背上嚓地开出了一条黑色的裂缝，裂缝慢慢拉长，土豆微微向前倾着身体，咬着唇看痴了。

“出来，快出来呀。”她在心里焦急地催促。

终于，裂缝里挤出来了一个东西，软乎乎的，一点一点往外挣。

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她身后响起了叹息一般的歌声。土豆本能地回转头瞧，进入她视线的东西使她一屁股跌坐在地。

她身后本来是一棵冬青树，是这些树里最年轻的。

现在该说“它”还是“她”呢？

说“它”，因为它的下半部分还是一棵树，是冬青树的树干。

说“她”，因为她的上半部分却是一个人了，月光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分明是一个女孩儿的模样。

土豆知道有美人鱼，却从来不知道还有美人……树！

她雪白的脸蛋，下巴尖尖的，嘴唇不红润，闪着淡淡的紫色，鼻梁挺直，鼻翼小巧而精致，一双很大的眼睛，里边有露水一样润泽洁净的光。颀长白皙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紫红的花，而这时冬青树的花早就谢了。她身上裹着叶子连缀而成的衣服，两条修长的手臂交叉着抱在胸前，又温柔又娇弱的样子。腰肢纤细，只是再往下一点，就是硬挺的灰色树干了。这样的组合实在是太奇怪，比人和鱼的组合还要不可思议。最美丽的是她的头发，绿色的一绺一绺，像树上挂着的细细的藤，缠着花瓣和叶片，长长地从头顶垂下来，瀑布一



样垂到腰际。更有趣的是，头发从里还露出了半个鸟窝。

土豆坐在地上张着嘴，吸着气，弄不清楚自己是吃惊多一些，还是害怕多一些。她知道冬青树有一百多岁，知道树上鸟窝里住着一只短尾巴的山雀，知道从下往上数第四个树杈的地方有个小洞，里边能藏一些小玩意，知道它五六月份开花，九十月份结出红色的小果子，知道树脚下的蚂蚁窝大得惊人……却从不知道，它还会变成这副模样！

此时，那知了已经整个儿从壳里钻出，柔软的绿色翅膀在月光里慢慢变硬，它扇扇翅膀，发出这一生的第一次鸣叫。它爬到更高的地方，激动地等待着传说中的光明降临。透明的褐色蛹壳空荡荡地挂着，依旧保持着向上攀爬的姿势。更多的蝉蛹钻出泥土……

土豆没有看到。

二 美人树有事相求

“但愿我没有吓着你。”美人树开口说话了，语速极慢，声音轻柔。

“你，你……”土豆颤着嗓子，她本想说，你是谁？为什么长成这样？你是什么妖怪？到底是人还是树？可是受惊的舌头不争气地打了结，使她说不出话来。

“唉，真对不起，我还是把你吓到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发誓。”

美人树很抱歉地说，她的声音让人想起飘动在微风里的一条丝巾，或是河底缓缓摇摆的水草，令人不由自主地平静

和放松下来。

“你……你才吓不着我，我是村里胆子最大的女孩，很多男孩都比不上。”为了证明自己确实不害怕，土豆从地上起来，挺了挺小胸脯，和她面对面站着，甚至还往前小走了两步。

美人树温柔地笑着说：“我确实一点儿都不可怕，我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可怕的地方。你觉得呢？”

土豆心想，半人半树已经够吓人的啦，如果是弦儿小麦她们碰上，没准直接晕地上了。但她嘴上却说：“是的，你一点儿也不可怕。”

“虽然我的模样看起来有点……古怪，但是我很温柔，我很善良，我是个好脾气的姑娘。我当然不会害人，小指头那么点大的坏事我都不做，不小心弄疼一只蚂蚁，我都要哭上三天三夜。我想世界上没有谁会比我的心肠更好了。你……相信我说的话吗？”

美人树的大眼睛楚楚可怜地望着土豆，似乎只要土豆稍有犹疑，大颗大颗的泪水就会涌出来。

土豆完全被那双美丽多情的眼睛征服了，她怎么可能说出“不相信”三个字？她说：“我相信，我当然相信你！”她甚至想说：“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相信！”

“谢谢你，你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了。”美人树说，“我敢发誓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可爱的女孩。”

这话说得土豆晕乎乎，仿佛一个跟头掉进了甜蜜又黏人的棉花糖里去。谁都喜欢听好话的，尤其是小女孩儿。

“你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？”她问。



“愿意!”土豆大声回答。

“啊，你真的愿意吗？这一定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动听的话。”美人树双手紧紧捂着胸口，“哦，我的心脏幸福得快要爆裂，你将成为我的第一个朋友。我要用所有的时间来爱你，并且只爱你一个。”她的语速越来越快，充满热情，像一锅正在沸腾的水，不再是细弱而缓慢的声音了。

土豆不太习惯这样滚烫的热情，她的一只脚不好意思地拨弄着旁边的一根藤。她不能对美人树说：“我也只有你一个朋友，我只爱你一个。”因为她有好些朋友，而且她心里爱的人太多了。

“既然是朋友，我们应该知道彼此的名字，不是吗？”

“嗯，我叫土豆。”

“土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的名字真有意思，我叫桑桑。”

“桑桑？”土豆说，“村子里有一个人也叫桑桑，你们的名字一样呢。不过，她好像永远也长不大，而且从来不出门。”

“她？”桑桑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，眼睛里闪过一道冰凉的光。

“你认识她？”

“不，不认识。”桑桑松开眉头，眼眶里又是汹涌的热情，她提议道，“既然是朋友，我们应该拥抱一下吧。”

“好啊！”

土豆张开双臂和桑桑拥抱在一起，她很开心自己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朋友。



桑桑说：“我们现在是朋友了，朋友之间要坦诚，要为对方着想，要互相帮助，你同意吗？”

“这是当然的！为朋友还要两肋插刀呢。反正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到。”土豆爽气地说。

桑桑的眼睛里露出大大的惊喜，她又狠狠地拥抱了一下土豆，土豆的头刚顶到她下巴那儿。

土豆问：“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树，还是人？”

“大部分时候，我是一棵树，就是你看见的冬青树。一年里只有一个夜晚我才有机会变成这样。”

“所有的树都有这样的机会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只有像我这样心怀梦想的树才有可能。”

“树也有梦想吗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土豆好奇地问。

“我的梦想是自由！”

“自由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要自由！可是对于一棵树来说，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。我没有像你们一样可以四处行走的双脚，所以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桑桑咧开嘴放声大哭起来。她脸上顷刻间落起一场大雨，土豆清晰地听见泪水打在落叶上啪啪的声音。她的肩膀颤得厉害，像狂风里发抖的叶子，而她的哭声则让人肝肠寸断。

土豆一下子慌了神。她现在桑桑的朋友，当然要为她做点什么才好。她拉桑桑的手，抚摸桑桑的背，擦桑桑的眼泪。但是，桑桑的伤心显然太多了，她只做这点事情是远远不够的。



“我是多么可怜啊。”桑桑一边哭一边说，“如果我能够移动自己哪怕一小步，我都会觉得我拥有的幸福比天空还大。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有人帮我。”

“我愿意帮你！”土豆急切地说，她不忍心看到桑桑流泪。

“你怎么可能愿意帮我呢？”

“桑桑，我们是朋友啊。”土豆急了。

“是啊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你真的会帮我吗？”

“你快说，我要怎么帮你？”

“土豆，你一定是上天派来的天使。”

“天使”两个字又让土豆大大地眩晕了一下，现在她愿意为桑桑做一切事情，只要她能做到。

“土豆，借你的双脚给我一个晚上吧，只是一个晚上，天亮之前我就还给你……”

“啊？”土豆的双脚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，它们紧紧地并在一起，“怎……怎么借？”

“你听我说土豆，这是一件很简单又很奇妙的事情，一点儿也不疼，你不会受到半点伤害。你只是代替我当一个晚上的树，而我用你的脚去实现我的梦想。只是一个晚上，天亮之前我就回来还给你。你……能相信我吗？”

“我当然相信你！”



三 土豆变成一棵树

土豆无法想象如何借出自己的双脚，她轻咬着嘴唇，有些紧张。

桑桑连忙柔声安慰：“土豆，你只要脱掉鞋子，抱着树干，光脚踩在我的树根上，几秒钟的时间就够了，一点儿也不疼。”

“真的不疼吗？”

“你难道不相信我？”桑桑的眼眶里一下子滚出了泪珠，“我们算是好朋友吗？”

土豆想，她的眼泪真多呀。如果她对着树脚下的蚂蚁窝哭，蚂蚁们全都会被淹死的。

桑桑的泪水当然也淹没了土豆仅存的一丝疑虑。

“不，我相信，我愿意！”

“我就知道你愿意的！”桑桑笑了，脸颊上挂着泪珠，她笑的样子多好看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灿烂。

为了让土豆更放心，桑桑再次强调：“土豆，你什么也不会失去，只是失去一个晚上的自由。你拥有无数的自由，所以一个晚上对于你来说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“最美妙的是，你能尝到当一棵树的滋味哦，要知道，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会的。”

当一棵树是什么滋味？土豆的好奇心鼓得像一个个快被吹爆的气球。



她说：“那就开始吧，我等不及了。”

说着，便弯腰脱起鞋子。

“土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
土豆被桑桑谢得很不好意思：“我们是好朋友，不要说谢谢嘛。”

她的两只胳膊环抱住树干，光脚踩在冬青树裸露在泥土之外的树根上，粗糙坚硬的树根硌着她的脚心。

桑桑闭着眼睛，下巴微微颤抖，急促的鼻息吹起了她的几丝头发。

土豆脚板下的树根突突突地跳动了一阵，令她又痒又麻，十个脚指头扭来扭去。

正扭着，身体一轻，土豆便感觉不到双脚的存在了，往下望去，果然不见了它们，倒见得两条细腿慢慢插进树根的缝隙中去，她想试着拔出它们，却丝毫用不上力，丝毫动弹不得。

紧接着，两条腿并在了一起，变得紧绷而坚硬，颜色逐渐加深，深到树根那般，上面还伸出无数粗细不均的根须，往泥土里扎去。而她胳膊抱着的树干，像被谁拽着似的往上提升。只半秒时间，那树干已经成了女孩儿的一双腿，轻盈地跳出她的胳膊，落到了地面上。

啊！站在土豆面前的，分明是另一个“土豆”。眉眼、身材、衣服，全是土豆，她弯腰捡起土豆的鞋子套到脚上。

“啊，你变成我了！”土豆太吃惊了。

“是啊，我变成了你，你变成了我。”



土豆低头看看自己，看到了灰灰的树干，身上穿着树叶衣服，脖子上挂着花朵项链，摸一摸头发，手指头碰到一个鸟窝。

“呀，我变成美人树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互换了。”

土豆快乐地叫道：“太不可思议了，谁也不会相信，居然会发生这么棒的事情！”

桑桑没有接着她的话说。

她久久地瞅着两只脚，能够自由行动脚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真的拥有了它们。她蹲下身子去抚摸，嘴里喃喃地说着：“我终于自由了，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她蹦了起来，撒开两腿，跑下山坡，跑到石子路上，往村子奔去。

土豆大声呼唤她：“桑桑，桑桑——”她还没有和她分享当一棵树的快乐呢。

桑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答应，仿佛没有听见。土豆看着她的背影一个拐弯便消失不见。

她实在是太高了，土豆想，她为自己能够帮助桑桑实现梦想而开心不已。

现在她开始上上下下打量自己。

可惜的是，她刚欣赏完自己的下半身，便毫无预兆地打了个很大的喷嚏，浑身猛然一抖后，哗啦哗啦——满耳朵响起了枝叶碰撞的声音。

她的手臂，她的脖颈，她的脑袋，全没有了，她成了一棵真正的树，一棵枝繁叶茂的冬青树。



而土豆的心脏，就在树的躯干深处怦怦跳动着。

她激动地看了看周围，她不知道树的眼睛长在哪里，她只知道周围的一切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也许每片叶子都是树的眼睛？

用树的眼睛去看其他的树，和以前的感觉真是天差地别，它们曾经那么高大，现在土豆和它们成了同类，肩并肩站在一起，像朋友似的。这让土豆小小的心脏好满足呀。

天空离土豆这么近，头顶上的星星和月亮，湿润的空气，芬芳的泥土，如水的夜色，似乎和她融为一体，没有了距离。她曾经熟悉的一切一下子变得新鲜和陌生，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欢喜让土豆有一种想流眼泪的冲动。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自己就是它们中的一部分，和树、草、露水、星星、空气并列存在的一部分。

更奇妙的感觉紧跟着来了。

土豆听到了身体深处汩汩的声音，那声音来自地底，自下往上，充盈了她整个生命，那是水和养分在向她体内输送呢。

土豆对桑桑充满了感激，如果不是桑桑，她怎么有机会知道当一棵树的滋味？有一个这样特别的朋友，真幸运哪。

可惜桑桑天亮就要回来了。

好痒，一个小东西扑啦飞到了土豆身上，哈哈，是一只知了。它慢慢往上爬，到了高高的树梢上，静静地趴了一会儿，突然发出一声震破天空般的鸣叫。

叫声太大吓了土豆一跳：“哇哦，你好大嗓门啊！”

“谢谢你夸我，我希望自己能叫得更响。”



土豆暗自奇怪，自己怎么能听懂知了说话呢？真有趣，也许是因为自己成了一棵树的缘故吧。既然这样，就不能称知了为“它”了。

“你会的。”土豆看看他强壮的身体。

“我是从老槐树那里飞过来的。”他说，“刚才有个女孩儿一直蹲在我身边看，弄得我不好意思从壳里钻出来。”

“是我呢。”

“不是你，是一个女孩，她跑走了。”

“其实是这样……”土豆想和他解释。

不过知了很干脆利落地说：“你做自己的事吧，我要好好唱歌，我的时间可不太多。”说完，便大声鸣唱起来，根本没有继续搭理土豆的意思了。

土豆想吐吐舌头，不过，一棵树是没有舌头的，这个动作她只能在想象里完成了。

她的身上，除了这只知了，还有一只孤零零的小雀，在巢里睡得正香，另外还有只大蜘蛛，在他自己织成的大网中央，也睡着了。

土豆可不舍得睡，她只有这么一晚上当树的时间，她要好好感受，回家以后还要和别人说呢，爸爸妈妈呀，弦儿小麦呀，一定会让他们羡慕得双眼放光的。

周围的大树们有了轻微的动静，也许是夜风撩动了他们，像是在窃窃私语，又像是在摇头叹息。

土豆兴奋的心一秒钟也平静不下来。

天亮的时候，桑桑没有回来。

四 当一棵树真好

桑桑没回来，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

土豆还没有当够一棵树呢。

她整个晚上都舍不得睡觉，天亮了也没有睡意。天原来是这样亮起来的，土豆头一回有始有终地看见。东边天的色彩像在变魔术，星星和月亮依次淡去，滚圆晶亮的露水停歇在植物的叶片上，天色从一块暗沉的丝巾摇曳成清透的白。土豆东张西望，怎么也看不够。

巢里的小雀醒了，跳到树枝上，扯开嗓门啾唧了一会儿，一蹬腿飞远了。昨天晚上刚钻出来的知了大概是累了，一声不响地趴着。蜘蛛开始在网上爬来爬去，像一个志得意满的国王。

一只玄色翅膀的飞虫没头没脑地撞在网上，大网上还挂着沉甸甸的露珠。蜘蛛朝它不紧不慢地爬过去，正要用两只前腿按住它时，飞虫挣脱了，蜘蛛扑了个空，瞅着破洞发呆。土豆觉得很好笑，她就笑了起来。一棵树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？她自己当然看不见。

这时小雀飞回来了，站在离蛛网不远的枝头上，梳理着羽毛，偶尔心满意足地叫唤两声，大概是吃饱了肚皮。

蜘蛛对她说：“喂，阿单，好奇怪，有什么不一样了。”

被唤作阿单的雀儿看看他，甩了甩小脑袋。

土豆真担心她会用尖尖的嘴一口吃掉这个圆滚滚的八条腿的家伙。不过，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对很好的邻居。她在枝





头上上下下跳了一阵，说：“阿布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也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。”

土豆很高兴自己能听懂他们的对话，当一棵树多好啊。

叫作阿布的蜘蛛深深地吸了口气说：“树的气味不一样了。”

阿单说：“没错，气味不一样了。”

“是一种快乐的气味。你感觉到了吗？”蜘蛛问。

“没错，是快乐的气味，阿布。”

“可昨晚我睡觉之前，她还是一棵哀愁和悲伤的树，从上到下散发着苦涩的气息。”阿布用一条腿挠了挠圆溜溜的脑袋。

“我喜欢住在一棵快乐的树上。”阿单说。

“不对，冬青树为什么突然变得快乐了呢？”

“这需要理由吗？”

“当然，没有什么事情会无缘无故地发生。”阿布捧着脑袋说。

“那我也想想一想吧。”阿单可不想在一只蜘蛛面前显得愚笨。

他们闭上嘴，认真思考起来。土豆忍着不说话。

没多久阿布说：“我猜如果这棵树有脚，她现在一定会跳起舞来，她的快乐太多了。怎么办，她的快乐感染了我，我想跳舞……”说着，他呼地从网上下去，把自己吊在半空中晃来晃去。

阿单一边跳一边叫唤道：“把巢安在一棵快乐的树上，这让我觉得日子很美好。”



土豆再也忍不住了，她轻轻地说了一声“嗨”，结果把他们两个都吓着了。蜘蛛飞速回到了网中，小雀跳进巢里。

“是……谁在说话？”蜘蛛大起胆子问。

“是我啊！”土豆没来由地有点小得意。

“可是，你，你……难道是这棵树吗？”

“现在是。”土豆说。

小雀从巢里探出脑袋，怯怯地眨巴着眼睛：“可是从我出生起就没有听到过你说话呢。”

蜘蛛表示赞同。

之前，他们除了深夜睡梦中听到树细若游丝的哭泣，弄得他们总做噩梦以外，一个字也没有听她说过的。

蜘蛛阿布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……今天怎么有兴趣说话了？”在这种奇怪的事情面前，他需要保持谨慎。

“因为我不是冬青树，我是女孩土豆啦！”土豆是个藏不住秘密的人，她像竹筒倒豆子似的，把昨天夜里的事情一股脑儿全和他们说了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蜘蛛松了口气说。

小雀说：“土豆，你就永远当一棵树吧，我喜欢你这么快乐。”

他们说话的声音吵醒了知了，知了仰起脑袋四处望了望，颤着嗓子用歌唱家一般的声音说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光明吗？光明太……美丽了，我太……喜欢了，喜欢得……想哭……呜呜……”

“你是刚从泥土里爬上来的家伙吧？”蜘蛛有些傲慢地问。

小雀飞到他身边瞅了瞅说：“你很帅哦，欢迎你。”